

#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复杂”概念简析

崔天兴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郑州市, 450002)

**关键词:** 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复杂化 社会分层 社会分工

**摘要:** 复杂是目前学科研究中的最复杂概念之一,也是目前史前文明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考古学情境中,复杂概念的主要内涵是指社会结构在横向上的异质性和纵向上的不平等的发展变化历程。这种概念的使用和形成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物质性紧密相关,但不同要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过程需要在系统论的指导下结合具体的考古学案例进行分析。

**Keywords:** Complex process in prehistory; Complexity; Social Divis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concept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n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 complex's meaning are heterogeneous in horizontal social structure and unequal in vertical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of social complexity must b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各国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经典和前沿课题。自启蒙运动起,早期国家的探索就是许多学者关注的议题。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代表了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要起点<sup>[1]</sup>。在此基础上,恩格斯(1891年)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经典著作<sup>[2]</sup>。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sup>[3]</sup>。

20世纪80年代,夏鼐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并提出城市、文字、青铜器、玉器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sup>[4]</sup>。20世纪90年代起,有学者逐渐认识到国家或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过程,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不是仅仅对一些独特特征的出现、兴起、衰落等进行探索,并且也认识到构成国家的许多因素在前国家社会已经出现,许多学者的研究从探索国家形成的标志转向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sup>[5]</sup>。

社会的复杂化进程研究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但“复杂”一词确切含义及其特征,考古的相关文章没有明确澄清,本文就该词的内涵外延做一个简单综述。

## 一、“复杂”概念的内涵及分类

### 1) 日常语境中的“复杂”概念

復,《说文》释曰往来也。从彳,复声,按《说文》,训行故道,义与復无别,复从久,

行意已经显了，彳乃累增义符。複，说文，重衣也。从衣，复声；复又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二十四，震下坤上；“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其内容主要是关于“行旅要注意的事项，分别说明路上来回的各种情况”。雜，说文曰，五彩相會，从衣，集声。《周礼·考工记·畫绩》云：畫绩之事，雜五色。郑玄注曰：畫绩六色所象及布踩之次第，绩以为衣。据《汉语词典》指出，“事物的种类、头绪多而杂”，从而引申出，无法认识或者难以处理的日常语义。

复杂性在英语词典对应的有 **complex** 和 **complexity**，意义与汉语大致相同。**Complex** 有 4 个意义，1) 有密切联系的各部分组成的；2) 难以理解和解释的；3) 名词含义为相连相似的综合事物；4) 由以往经历或压抑的欲望引起的精神失常状态或情结。而 **complication** 则有 2 个意思，1) 复杂的状态、情况复杂状况；2) 使情况复杂或更加困难的事物。**Complexity** 则有复杂性、错综复杂的状态和复杂的事物等两个意思。据盖尔曼对“复杂性”词源的考察，英文“简单性”意为只包含一层，复杂性来源于多个元素“束在一起”。作为简单性的反义词，复杂性包含有非止一层的含义<sup>[9]</sup>。

由此可见，日常用语的复杂有事物多而杂的内涵，是理解复杂概念的主要背景。

## 2) 科学研究情境中的“复杂性”概念的内涵

有学者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复杂性的研究，其概念总结为三类九个方面五十三种，分别为计算型复杂概念、多样结构型复杂概念、隐喻描述复杂性。其中计算性复杂概念包括信息类、熵类、描述长度、距离类、容量类、深度类等 25 种；多样结构型复杂概念包括多样型类、层级复杂类、独立参数个数或维数等 13 种；第 9 类隐喻性复杂概念，常见有混沌、相关性、分辨力、自组织、临界性、复杂适应系统、涌现等 15 种<sup>[7]</sup>。

(美) 雷谢尔从哲学上总结了复杂性概念，并进行了分类(见表 1)，并使用计算性复杂概念，探讨了获得知识、科学的极限问题<sup>[8]</sup>。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为隐喻性复杂概念，包括复杂适应系统、涌现、混沌、报酬递增、路径依赖等。

表 1 复杂性概念分类表

认识论模式	计算复杂性(Formulaic Complexity)	描述复杂性 (Descriptive Complexity)
		生成复杂性 (Generative Complexity)
		计算复杂性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本体论模型	组分复杂性(compositional Complexity)	构成复杂性 (Constitutional Complexity)
		类别复杂性 (Taxonomical Complexity)
	结构复杂性(Structural Complexity)	组织复杂性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层级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功能复杂性(Functional Complexity)	操作复杂性 (Operational Complexity)
		规则复杂性 (Nomic Complexity)

国内学者对复杂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直接使用了计算复杂性进行测度研究，而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比较注意复杂性概念问题，尤其是组织复杂性问题。

钱学森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开放的巨系统概念”，其特征是子系统种类繁多，相互作用的方式繁多。此后，成思危认为系统复杂性表现在（1）系统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广泛，构成一个网络；（2）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3）系统在发展能够学习并对其层次与功能结构进行重组及完善；（4）系统开放与环境相互作用；（5）系统动态发展并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其大意可以归纳为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功能复杂性等本体论模型<sup>[9]</sup>。

中国学者涂序彦认为复杂可以分为内部复杂性和外部复杂性两类。内部复杂性包括关系复杂（多种关系）、结构复杂（多通路、多层次）、状态复杂（多变量、多目标、多参数）、特性复杂（非线性、非平稳性、非确定性）；外部复杂性包括环境复杂（多种环境）、影响复杂（多输出、输入、多干扰）、条件复杂（物质、能量、信息）、行为复杂（个体、群体行为）等<sup>[10]</sup>。

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也在哲学领域对复杂性进行了探索，涉及到复杂性研究的复杂性概念及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等复杂性的特性<sup>[11]</sup>。20 世纪 90 年代指出复杂是客观事物层次之间的一种跨越，并且不能够用传统的科学学科理论直接还原的相关关系，从而指出了复杂的涌现特征和“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特征；并进一步提出辩证法是复杂性学说，哲学也要研究复杂性，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sup>[12]</sup>。因此可以说，国内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者的复杂性概念多与多样性、异质性、层次性、结构性联系起来，强调其客观性，忽视认知复杂性，从而导致无法言喻的隐喻式的复杂性概念<sup>[13]</sup>。

吴彤对国内学者强调客观复杂性而忽视认知复杂性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用认识代价大小度量复杂性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可以将直观观念转化为科学上可以衡量的概念。复杂性不仅仅产生于客体，而且也存在于不同主体对同样事物的感知过程中<sup>[14]</sup>。

### 3) “复杂性”的根源

复杂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客观复杂性或本体论复杂性，包括运动复杂性和结构复杂性。运动复杂性包括曲线运动或轨道非光滑运动的突变论、混沌运动；结构复杂性包括“分形”结构、结构稳定性（局部非稳定结构具有多个分岔点、鞍点。一类认知复杂性或者计算复杂性，主要是指主体或主体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对客观复杂性的有效理解及其表达。其复杂性特征主要包括多样性、层次性、约束（紧致性）、自组织、非线性、混沌、分形、涌现或突现、整体性或非还原性等。其中非线性是复杂性产生、演化的动力学机制，是连接简单性和复杂性的桥梁；而混沌和分形是复杂性在时间和空间的性态<sup>[15]</sup>。

## 二、史前考古学中的“复杂”概念及内涵

### 1) “复杂”概念

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研究对象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象的古代人类社会。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物质文化遗存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与狭义历史学在研究内容具有明显差异。目前考古的研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社会学理论的进展为考古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视角，自然科学在考古学的应用及进展提供了多样化提取信息的途径和方法。

在中国知网，以“复杂化”为题名，并在全文中含“考古”的关键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论文共 15 篇，学位论文 4 篇，期刊论文 11 篇。以复杂化和考古为全文搜索关键词，涵盖年份自 1995 至 2016 年，共获得了 8968 条。可见复杂化研究是目前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研究的重点概念之一。下面就目前考古学语境中的复杂化内涵就文章做一简单分析。

陈星灿在《近年来西方有关国家起源的两个理论问题》中论述，“国家是复杂社会的集中体现。……应该关注政治的进化过程，但是特征罗列式的研究并不能抓住政治组织进化的动力，必须寻找导致这个进化过程的因素，具体说就是信息加工的方式”，并认为国家起源的研究应抓住等级化信息加工方式的形成。等级化的信息加工方式为我们理解国家和酋邦之间的差异提供很好的视角，但如何把等级化的信息加工方式和考古学资料结合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sup>[16]</sup> 因此作者认为社会复杂化集中体现在社会纵向结构的不平等性。

陈淳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认为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结果。并梳理了不同学者的复杂化定义。塞维斯的描述性定义是社会系统由不同的亚系统组成这些亚系统日趋分化和特化，并以更加紧密的方式聚合成一个整体。麦奎尔将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和不平等两个概念，进一步解释为异质性为社会人口之构成，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原料红和社会资源的不同途径。这两个变量导致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的特化和整合的特化，他们之间互动关系决定了某一社会的形态。普莱斯和布朗认为复杂化是社会分化、特化和整合的各种过程。泰恩特指出复杂化一般是指社会的规模、其组成部分的数量和特点、结合到一起的特殊社会功能的多样性、所拥有的特殊社会人员的数量及其多样性以及社会凝聚功能机制的多样性。这些方面任何尺度上的增加都是复杂化的表现。他也视不平等和异质性是两个衡量复杂化十分有用的概念。不平等是指社会纵向的差别，表现为等级和获取社会资源的差异，而异质性是指横向组织结构的多样性，也指人口在这些不同的组织结构中的分布。一个社会的异质性越大就越复杂。<sup>[17]</sup>

罗斯曼认为复杂化是一个多村落社会中经济、管理和宗教相互依存所发生的量变和质变过程，这种依存关系的核心是不同社会成员作用的分异和集中。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程度，集中则是指社会各亚系统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sup>[18]</sup>。复杂是指社会的融合动力、方

式与程度，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促使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含义基本相同。

莫妮卡史密斯认为复杂社会是有一个区域性某些大型中心聚落和其他遗址之间的互动所造就，并成为这一区域的社会等级性和异质性互动的基础。并指出复杂社会的形成是以城市的出现为标志<sup>[19]</sup>，其内涵是指复杂化的动力、机制和内涵，但相对来说比较难以考察和衡量。

从陈淳引述的上述定义来看，考古学者多为描述性，对概念及特性很少探讨。不平等和异质性分别是社会纵向结构和横向组织结构的产物，应为复杂性本体论中的组分和结构复杂性，对功能复杂性和认识论复杂论模型则无法衡量。

陈淳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凸显了社会文化复杂化六个方面：1) 环境与文化生态（把复杂化无限制推演，例如法国西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时期的“文化复杂化”。2) 人口的增长；3、聚落；4、城市与都市化；5、象征物、奢侈品与手工业专门化；6) 威信、权力与管理；7、宗教、礼仪与艺术<sup>[20]</sup>。事物本身的复杂化具有客观性和认识论的特征，无限制的把复杂化进程向前追溯，导致复杂化的泛化和特化，愈加在日常语义背景中是使考古学的复杂化变成难以言说和难以处理的代名词。

郑建明在《史前社会复杂化的理论探索》中认为社会复杂化的过程是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不断强化、社会地位更加等级分化、对外交换越加频繁的过程，以“分异”和“集中”即异质性和不平等为着眼点，采用民族学案例和社会学的理念对分析了社会复杂化的种种表现。<sup>[21]</sup>这是目前关于中国学者复杂化定义最为清晰的表述，但作者认为复杂化的过程是“首领从实现权威向获取权力转变的过程，因此复杂化的实现手段也是首领获取权力的手段”，确实值得批判的，简化了社会进程中权力运营机制的博弈过程；并且在考古学的背景中，个人在从权威向权力机制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难以论证。

Schurr 认为伴随着社会复杂化有一些不变的变量,包括:由随葬品所显示出来的地位与社会分化; 房屋的规模与位置; 整个社群规模与人口;地区间的交换; 需要公共劳动的纪念性建筑<sup>[22]</sup>。

乔伊斯·马考思和盖瑞·费曼所作国家定义的两个条件。其一，社会分层可以由墓葬的等级差别体现。二里头发现的个别墓葬随葬青铜器和玉器，而大部分的小墓则没有随葬品。其二，集权和有内部专业分工的政府，则由其行政结构体现<sup>[23]</sup>。

刘莉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提到衡量社会复杂程度的社会组织为简单酋邦、复杂酋邦、国家。故其社会复杂化主要是指社会纵向的分层（146）。<sup>[24]</sup>

由此可以看到，在考古学研究中，复杂化内涵主要是指本体论复杂性，包括组分、结构、功能复杂性，即社会结构横向结构的异质性和纵向结构的等级性；而功能复杂性则是目前研究的弱点和难点问题，即包括了社会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复杂化的动力、机制、途径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而认识论模型的复杂性研究即计算复杂性则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学科的发展需求，在认识复杂性方面成果相对较少。

## 2) 考古学中社会复杂化概念的内涵及其研究途径

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是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不断强化、社会地位更加等级分化、对外交换越加频繁的过程，以“分异”和“集中”即异质性和不平等为显著特征，所以考古学探索文明起源途径主要是技术复杂化、社会层级复杂化；技术复杂化主要是指多样化、专业化；社会层级复杂化（社会分层（墓葬、房址、聚落）的等级化及社会技术（产品再分配、消费）、宗教信仰、祭祀技术（祖先崇拜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王权与神权的争斗。区域内社会分工与产品专业化。中国文明研究中社会复杂化研究的技术路线可以分为：1）社会分工；2）社会结构。

### 1 社会分工：手工业专业化的社会复杂化

恩格斯于 1884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了“第二次大分工”是这部经典著作提出的著名概念。恩格斯认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而第二次大分工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促进了贫富分化，破坏了氏族制度，催化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使野蛮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sup>[25]</sup>。涂尔干在《社会劳动分工论》指出，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sup>[26]</sup>。

20 世纪 40 年代，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被引入到考古学研究中。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城市革命”概念，并特别强调附属于社会上层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Craft Specialization)是城市革命的重要特征。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的社会进化论学者塞维斯(Service)把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概念引入到“酋邦社会”研究中，他指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急速发展是酋邦社会产生的关键时刻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sup>[27]</sup>。文德安在《工艺生产与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一文中指出，判断附属式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sup>[28]</sup>。考斯汀认为对专业化的认定可以从生产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生产者、原料、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关系和消费者等要素进行考察，提供综合判读生产专业化进程的视角和方法<sup>[29]</sup>。

### 2 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社会分层一般是指按照人们相对的权力（政治地位）、财产（经济地位）、声望（社会地位），将人群划分为不平等层级的社会制度体系。社会分层是在等级体系中对不同群体进行排列分类的方法，等级体系显示了他们的特权<sup>[30]</sup>。这个体系的核心是(1)将某些物品定义为有价并使人企望的制度，(2)在劳动分工的各个职位或职业间对这些物品进行分配的规则，以

及(3)将个人和职业连接起来并因此产生对有价值资源不平等控制的社会流动机制。所以学者指出不平等产生于两类匹配过程:社会成员与社会角色相匹配;社会成员与不同价值的报酬相匹配。

戴维格伦斯基把为社会分层提供基础的有价值物品划分七类:经济类所有权(土地、工场、专业工作、商业、人(奴隶、农奴)、劳动力)、政治类(家庭权威、工作权威、社会权威、宗教领袖等)、文化类(上层社会的消费行为、特权化的生活方式)、社会类(上层社会的网络、社会资本)、荣誉类(声望、种族和宗教的优越性)、公民类、个人类(专长、经验、正规教育、知识等)。<sup>[31]</sup> 这些有价值物品分类视角虽是现代背景取向的,对考古学研究来说,仍然提供了一个概念丰富、多元的可资参考的视角。

据学者研究指出,社会分层主要的物化表现可以由遗址的规模与数量所体现的社群人口与规模;房屋的规模与位置;聚落规模的差异;墓葬的空间分布;随葬品的精致程度;地位象征品的空间分布;仪式性建筑的规模与劳动投入;从墓葬随葬品上所体现出来的世袭程度等<sup>[32]</sup>。

## 小结:

复杂性是现代科学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至今无法给出统一的定义。英文单词翻译而来的,又和现代日常用语和学科术语纠缠在一起,从而导致复杂概念的泛化和特化,给不同学科之间带来了交流障碍。一般情况下,复杂概念为理性、非理性杂糅的混合体,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日常语境密切相关,是一种玄思的结果,是一种默会的认识,从而导致复杂性概念不可言说,不可处理。

复杂概念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在考古学视野中,目前更多层面的使用的是本体论模型的复杂概念,包括组分、结构和功能复杂性,也有学者称为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系统功能分化。概括而言社会复杂化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化的横向维度,是社会复杂化的基础与前提。社会分层是社会复杂化的纵向维度,是资源占有的分化标识。系统功能分化是社会复杂化的深化维度<sup>[33]</sup>。

社会科学中复杂概念如复杂适应系统、涌现、自组织、混沌、路径依赖等方面探讨较少或者这些概念在考古学的语境中是不言自明的、默会的知识。考古学情境中复杂概念的主要内涵是指社会结构在横向上的异质性和纵向上的不平等的发展变化历程,从而导致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这种概念的使用和形成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物质性紧密相关,但不同要素间的关系作用本质和过程,则需要是在系统论的指导下结合具体的考古学案例进行分析。

致谢: 本文得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兴涛研究员、张小虎博士帮助,一并谢过。

<sup>[1]</sup>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很多学者忽略“文明”是一个舶来品, 对其“原初含义是一个组织良好的城市或国家所有的成就, 并有西方人类学传统的“蒙昧、野蛮、文明”进化论内涵, 因此文明即指一个社会脱离野蛮状态的文明化, 也指个体内化此文明社会的规范变得更加文明的“文明化”过程, 而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概念仅指前者。
- [4] 夏鼐. 中国文明的起源.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 a. 严文明. 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 1992, (1).  
b. 王巍, 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国文明探源, 文物, 2006, (5).
- [6] (美)盖尔曼. 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 杨建邺等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 [7] 吴彤. 复杂的实在. 哲学研究. 2005, 21 (6)
- [8] 转引自 N Rescher. Complexity: A Philosophical Overview.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9.
- [9] 成思危. 复杂性科学探索.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
- [10] 涂序彦. 复杂系统的协调控制论. 成思危主编. 复杂性科学探索.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
- [11] a. 沈小峰. 论简单性和复杂性范畴[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 (4).  
b. 王志康. 论复杂性概念: 它的来源、定义、特征和功能. 哲学研究, 1990, (3).
- [12] 颜泽贤主编. 复杂系统演化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3] 吴彤. 略论认识论意义的复杂性. 哲学研究, 2002, 6(5).
- [14] 吴彤. 复杂性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5).
- [15] 同注 14.
- [16] 李润权, 陈星灿. 近年来西方有关国家起源的两个理论问题. 中国文物报, 2002-10-25.
- [17] 陈淳.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思考. 复旦大学学报, 2002, (1).
- [18] Rothman, M.S..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um.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2(3).
- [19] Smith, M.L.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Book, 2003.
- [20] 陈淳.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21] 郑建明. 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理论探索. 华夏考古, 2011, (2).
- [22] Schurr, M.R.. Associ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An Example from the Prehistoric Ohio Valle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5 (14).
- [23] Feiman, G., J. Marcus Archaic States.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Press, 1998.
- [24] 刘莉 著. 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 陈星灿, 乔玉等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25] 李新伟.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 华夏考古, 2011 (1). 社会分工和贫富分化、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文中论断,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需要另文讨论。
- [26] 埃米尔·涂尔干 著. 社会分工论. 渠东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涂尔干认为“随着环节结构逐渐消亡, 组织结构逐渐产生了, 继而劳动分工也合乎规律的发展起来。因此环节结构不是组织结构产生的原因, 那么后者(社会分工)就是前者(组织结构)的原因”。
- [27] Service, E.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28] [美]文德安.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卢建英 译, 南方文物, 2007,(1).

[29] Costin, Cathy L and Rita P. Wright(editors).1998.Craft and Social Ident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rlington, VA.

[30] 詹姆斯·汉伦斯 著 社会学入门. 林聚仁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230.

[31] 戴维·格伦斯 编. 社会分层.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32] 同注 21.

[33] 杨建华. 社会分化的三个维度. 浙江学刊.2010,(1).